他自己的那輛車是去年秋初買的。一年多了，他現在什麼也沒有，只有要不出來的三十多塊錢，和一些纏繞！他越想越不高興。

中秋節後十多天了，天氣慢慢涼上來。他算計著得添兩件穿的。又是錢！買了衣裳就不能同時把錢還剩下，買車的希望，簡直不敢再希望了！即使老拉包月，這一輩子又算怎回事呢？

一天晚間，曹先生由東城回來的晚一點。祥子為是小心，由天安門前全走馬路。敞平的路，沒有什麼人，微微的涼風，靜靜的燈光，他跑上了勁來。許多日子心中的憋悶，暫時忘記了，聽著自己的腳步，和車弓子的輕響，他忘記了一切。解開了鈕扣，涼風颼颼的吹著胸，他覺到痛快，好象就這麼跑下去，一直跑到不知什麼地方，跑死也倒乾脆。越跑越快，前面有一輛，他"開"一輛，一會兒就過了天安門。他的腳似乎是兩個彈簧，幾乎是微一著地便彈起來；後面的車輪轉得已經看不出條來，皮輪仿佛已經離開了地，連人帶車都象被陣急風吹起來了似的。曹先生被涼風一颼，大概是半睡著了，要不然他必會阻止祥子這樣的飛跑。祥子是跑開了腿，心中渺茫的想到，出一身透汗，今天可以睡痛快覺了，不至於再思慮什麼。

已離北長街不遠，馬路的北半，被紅牆外的槐林遮得很黑。祥子剛想收步，腳已碰到一些高起來的東西。腳到，車輪也到了。祥子栽了出去。咯喳，車把斷了。"怎麼了？"曹先生隨著自己的話跌出來。祥子沒出一聲，就地爬起。曹先生也輕快的坐起來。"怎麼了？"

新卸的一堆補路的石塊，可是沒有放紅燈。

"摔著沒有？"祥子問。

"沒有；我走回去吧，你拉著車。"曹先生還鎮定，在石塊上摸了摸有沒有落下來的東西。

祥子摸著了已斷的一截車把："沒折多少，先生還坐上，能拉！"說著，他一把將車從石頭中扯出來。"坐上，先生！"

曹先生不想再坐，可是聽出祥子的話帶著哭音，他只好上去了。

到了北長街口的電燈下面，曹先生看見自己的右手擦去一塊皮。"祥子你站住！"

祥子一回頭，臉上滿是血。

曹先生害了怕，想不起說什麼好，"你快，快——"

祥子莫名其妙，以為是教他快跑呢，他一拿腰，一氣跑到了家。

放下車，他看見曹先生手上有血，急忙往院裡跑，想去和太太要藥。

"別管我，先看你自己吧！"曹先生跑了進去。

祥子看了看自己，開始覺出疼痛，雙膝，右肘全破了；臉蛋上，他以為流的是汗，原來是血。不顧得幹什麼，想什麼，他坐在門洞的石階上，呆呆的看著斷了把的車。嶄新黑漆的車，把頭折了一段，禿碴碴的露著兩塊白木碴兒，非常的不調和，難看，象糊好的漂亮紙人還沒有安上腳，光出溜的插著兩根秫秸稈那樣。祥子呆呆的看著這兩塊白木碴兒。

"祥子！"曹家的女僕高媽響亮的叫，"祥子！你在哪兒呢？"

他坐著沒動，不錯眼珠的釘著那破車把，那兩塊白木碴兒好似插到他的心裡。

"你是怎個碴兒呀！一聲不出，藏在這兒；你瞧，嚇我一跳！先生叫你哪！"高媽的話永遠是把事情與感情都攙合起來，顯著既複雜又動人。她是三十二三歲的寡婦，乾凈，爽快，作事麻利又仔細。在別處，有人嫌她太張道，主意多，時常有些神眉鬼道兒的。曹家喜歡用乾凈摻亮的人，而又不大注意那些小過節兒③，所以她跟了他們已經二三年，就是曹家全家到別處去也老帶著她。"先生叫你哪！"她又重了一句。及至祥子立起來，她看明他臉上的血："可嚇死我了，我的媽！這是怎麼了？你還不動換哪，得了破傷風還了得！快走！先生那兒有藥！"

祥子在前邊走，高媽在後邊叨嘮，一同進了書房。曹太太也在這裡，正給先生裹手上藥，見祥子進來，她也"喲"了一聲。